



夏夜两题

意之境

◎晚秋

江南夏夜

江南的三伏天,真是名不虚传,坐在屋子里,一动一身汗。吃过晚饭,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扛着藤榻,拎着竹椅,陆陆续续地来到弄堂里集合——乘凉的时候又到了。

这是一条并不宽阔的弄堂,然而凉快得很,是乘凉者们风水宝地。弄堂的两边挺立着几棵巨伞般的梧桐树,树荫如盖。一阵小风掠过,树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,偶尔有一两片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,掉在人们的身上和地上。从各家花坛里飘出来的花香,随着微风时断时续地扑入人们的鼻孔。老头子们很自然地坐在了一起,品着浓茶,挥着蒲扇,谈谈山海经,摆摆龙门阵,摇头晃脑,兴致颇浓;而年轻人则借着人家厨房里射出来的灯光,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喊:“跳马”、“将军”,旁边还围着许多观战的人,七嘴八舌地当着参谋。最热闹的还是那些调皮的孩子,他们有的依偎在父母怀里,问这问那,缠着大人非要听故事不可;有的举着扇子,在人缝里到处乱钻,看见附近草丛中的萤火虫忙着扑打,不时遭到大人人们的骂骂;还有的干脆把凉席铺在干净的石板上,嘴里大声哼着走了调的歌曲,天真地数着满天的繁星。弄堂里真是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。这情景,倒有几分像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诗句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,天阶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不过遗憾的是,现在还不是新秋的夜晚,离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还远着呢!

夜深了,星星在天上疲倦地眨着眼睛,凉风习习催人入睡,弄堂里开始安静下来,有人已经在打哈欠了,而淘气的孩子们却早已在桌子上,凉席上,在父母的怀里,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慈爱的父母不停地用扇子驱赶着落在孩子们身上的蚊子,而后又轻手轻脚地把他们抱入房内,放到床上。忽而,一只不知趣的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起来,“烦死了!”有人生气地嘀咕着,捡起石头,循声扔去,随着“嗖”的一声,噪声戛然而止。弄堂里重又安静下来,人们一边伸着懒腰,活动活动手脚,一边说着:“时候不早了,该睡觉了。”于是,一手拎着椅子,一手拿着扇子,三三两两地回屋去了。就这样,乘凉的人渐渐少起来了,最后一个也没有了,弄堂里寂静得很,只依稀听见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。

塞北夏夜

塞外,一个静谧的夏夜。

天气异常闷热,我在床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抬腕看手表,时间已过十点,举目望窗外,月光不知何时进屋来,悄悄地倾泻在我床前,宛如在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霜。此时,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十分自然地闯入了我的脑际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啊,真所谓触景生情,皎洁的月光,果真勾起我淡淡的乡思来了,离家已近三年了,近年来江南的夏夜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?是否还和往年一样?这时,我忽然忆起了江南夏夜那如盖的树荫,扑鼻的花香,老人们娓娓动听的故事,孩子们扑打流萤的身影……那是多么有趣,多么使人难忘的景象啊!可惜,我现在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,无法分享这欢乐了,这样想着,越发难以入睡了,于是决定去外面游逛一番,借以散心消愁。我请同舍的一女友为伴,她欣然同意了。

我俩缓步走出门外,在营房四周信步踱着。啊,外面的空气是多么新鲜,天地又是多么广阔,苍茫的月光慷慨地洒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给整个大地洒上了一层银辉。调皮的月亮偶尔还会悄悄地躲在几片零星的薄云后面,将草原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之中。一阵微风吹来,只见树影婆娑,身上也顿觉凉爽了许多。在通往白河的一条松软的沙土路上,横卧着沙枣树参差不齐的黑影,伟岸、正直的北京杨,也将它那修长的影子投射于小路上。几对恋人正喁喁而谈,朝白河方向走着,我们不禁也心血来潮,漫步向白河走去。

白河是一湾月牙形的河流,也是我们养鱼的地方,它位于营房的南边,紧靠黄河,白天,我们是这里的常客,夜晚却从未光临过。今夜第一次站在岸边,往下一看,啊,真美妙啊,只见河面上波平如镜,河水在月光的照耀下,显得那么柔软,像银色的绸缎。一轮圆月倒映于水中,安详而缓慢地晃动着。忽然间,只听河面上“哗啦”一声响,一条黄河大鲤鱼跃出水面,它溅起了几朵浪花,激起了一层层涟漪,月亮惊恐不安地抖动着,被击成了碎片。但顷刻间,波纹便消失了,一切又恢复了常态。河里还长满了碧绿的蒲草,密密层层地挨着,和风袭来,蒲草频频点头,仿佛向我们这些夜游神表示衷心的欢迎。我大概是由于童心未泯的缘故吧,对着蒲草丛喊了几声,顿时,从蒲草丛中传来几声回音,这声音打破了塞外夏夜的宁静气氛,在无遮无挡的大草原上传得很远,很远……北国的夏夜,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!我愉快地迎着轻轻拂来的阵阵微风,舒舒服服地做了几下深呼吸,顿时,一股草原所特有的青草气息夹带着泥土的芳香沁入了我的肺腑……

永不忘却的记忆

◎朱宝珠

位于宁波开明街的侵华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,凝重、肃穆,它静静地屹立在鼠疫遗址上。碑身呈三棱锥形,正面刻着“勿忘国耻,励志图强”,左面用中、英、日文,刻录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,右面是侵华日军空投鼠疫杆菌前的开明街商业区街景图。

70多年前,日本军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,争霸世界,公然践踏国际法,丧心病狂地用细菌作为武器,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。

时间悲愤地上溯到公元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,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飞机,窜入宁波市区,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和麦粒、粟米、面粉。因当晚意外的一场雨,把屋瓦上的“空投物”冲到盛饮用水的七石缸里。短短几天内,开明街一带5000余平方米区域内,暴发鼠疫灾难。

原宁波城乡建设规划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何祺绥先生,曾亲眼目睹日军使用细菌战带来的灭顶之灾。作为细菌战受害者家属,他生前曾二次随诉讼原告团赴日,状告日本政府侵华细菌战罪行,并提交诉讼和出庭作证。

日寇空投鼠疫杆菌时,何祺绥先生的父亲开的元泰酒店,首当其冲受害。他叔叔是元泰酒店账房,因好奇捡起日机撒下的麦粒,放嘴里咬一下,当夜发病,两三天后即惨死。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投下的鼠疫杆菌,夺去了他叔叔无辜的生命。而后,鼠疫在元泰酒店职工中迅速传染,接着又死去5人。逃离元泰

酒店的职工,因已染上鼠疫,也在外地先后惨死。元泰酒店18个职工共死亡14人。

开明街拐角处的滋泉豆浆店业主赖福生和妻子,染上鼠疫,三天后发病,双双死亡。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、胡元兴骨牌店、上海书店、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。宝昌祥内衣店15人惨死了14个。面对弥天巨祸,当时的政府虽然立即封锁疫区,隔离病人,修建3.7米高的围墙,但高墙挡不住鼠疫蔓延,死亡的阴影笼罩宁波城,疫区内天天死人,最多的一天暴死20人。赖福生等12户全家死绝。一个多月时间,市民惨死有名可查者111人。店铺关门,街面死寂,哀嚎声此起彼伏。

高墙的隔离封锁,关不住“黑色疫魔”的肆虐,更大的鼠疫灾难随时都可能暴发。已无力控制疫情的当局政府,为铲除疫源,于11月30日晚7时,在疫区内11处同时点火,忍痛烧毁115户居民的137间街屋、住房及财物。熊熊燃烧的大火,吞噬了疫区内的一切,5000余平方米内的建筑物瞬间变成了瓦砾废墟。何祺绥先生父亲开的元泰酒店也在瞬间消失。此后,人们恐惧地称这块地方为“鼠疫场”。

今年9月3日,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。我们纪念胜利、缅怀无辜死难的同胞,更无法忘却日寇犯下的暴行。肃立的纪念碑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寇制造的那场泯灭人性的细菌战。它时刻告诫,在幸福祥和、温馨美丽家园中生活的后人:以史为鉴,不忘国耻,奋发图强,振兴中华。

一手货与二手货

◎黄洪书

从前,因为小时候一直穿着别人的旧衣服,长大以后,自尊心作祟,任何东西,我都坚决要一手货,然而,有一天,我这种坚决的态度还是被动摇了。

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没几天就被人偷了,难过之余,我想就先买辆自行车吧,结果发现新买的自行车质量太差了,老是要修,然而就这样一辆不好的自行车,很快又被偷了,一气之下,我找了一辆没人要的,很难看的自行车来骑,这一骑,竟然就让我爱上了二手货。看上去锈迹斑斑的自行车,不但不会坏掉,骑起来还特别轻松,而且把它停在哪都可以不上锁,我就再也不舍得丢弃了,一用就是好多年。

有一次,我想买一台新热水器,正盘算着,一同事说,我家拆迁了,从前做出租,现在一下子拆下来好多台热水器,放都没地方放啊!你买一个用吧。我有点勉强,但还是要了一台,同事收了一百二十元钱,我觉得这也太少了吧,可同事说她卖掉的全都这个价。

还有一次,我正准备买一张新床,有人说,我这里有一张旧床卖给你吧,我看看床确实很好,动了心,便问,多少钱?他说,一百元。我吃了一惊。可人家说,二手货就这样啊!

我感慨了,这些东西,其实用起来跟一手货一样啊,可就因为成了二手货,就跟白送差不多了。

有所悟

在我家里,渐渐就有了一些二手货,有一张我很喜欢的桌子,一个古老的五斗橱,还有电风扇、电茶壶等,都是别人搬家时送的,这些东西适用又方便,质量也很好。

喜欢二手货,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应该是:贪图便宜?哦,不,贪便宜跟喜欢二手货其实是两码事。都说便宜无好货,二手货虽便宜,甚至完全不要钱,却未必不是好货。当然,有些东西成为二手货,正是因为不好,主人才想换掉,可有些二手的东西,之所以成为二手货,可能因为主人喜欢时尚,喜新厌旧,也可能因为别的特殊原因,这些二手货,如若不好,就早被人丢掉了,能留下的,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好的。总之,一手货未必都是好的,且相对贵,二手货未必都不好,却往往廉价,一个真正会生活的人,在意的往往不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货,而是在具有差不多品质的前提下,愿意接受廉价的二手货。

除了物品,其实人也一样,有些人结婚时是“一手货”,可因为不会生活,或者说是不会做人,很快沦落成了二手,而有些人虽然是二手,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,也正因为他们经历过,往往比别人更加珍惜生活。

选择一手还是二手,并不一定跟钱有关,却与各人的价值取向有关,一手货与二手货,也各有各的好,各有各的妙。

